·心理卫生·

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与抑郁的关系

王伟国[1,2], 王树荫[1]

1.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5; 2.新疆师范大学学生工作部(处)

【摘要】 **目的** 了解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抑郁等心理健康指标的影响因素, 为保障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提供支持。**方法** 采用核心自我评价量表、儿童抑郁量表、社会支持评定等量表, 对随机抽取的乌鲁木齐市 786 名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男生抑郁得分高于女生(t=2.79, P<0.01); 农民工子弟学校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抑郁得分为(12.55±6.83)分, 公立学校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为(12.24±6.65)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73, P>0.05)。核心自我评价在社会支持与抑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占总效应的 28.46%。**结论** 社会支持能直接影响维吾尔族中小学生的抑郁, 同时也可通过核心自我评价影响抑郁。

【关键词】 社会支持; 自我概念; 抑郁; 学生; 少数民族

【中图分类号】 B 844.2 R 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16)06-0918-03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大, 外出务工人员越来越多, 随之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尤其是对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1-2]。流动儿童群体的不断增多引起了各部门的重视, 因受到家庭父母的关注时间较少, 同时生活在经济条件较差、周围环境较为复杂的贫民区, 势必产生负面影响, 造成心理抑郁、自闭、受到歧视、社会适应不良等[3-4]。研究显示, 较好的社会支持对流动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起积极作用[5-6]。抑郁也是流动中小学生常见的情绪障碍, 其出现往往带来学习成绩的下降, 同时与自杀行为密切相关[7-8]。本研究旨在通过了解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为更好的促进其健康成长提供支持。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根据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学校分布, 2014 年 11—12 月随机选取 3 所中学和小学, 共 6 所学校, 每所学校随机抽取 1 个年级的 4 个班。共抽取 6 所学校的 24 个班的 1 127 名维吾尔族中小学生作为调查对象, 最终收回有效问卷 1 024 份, 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0.86%, 其中公立学校流动中小学生 214 名, 农民工子弟学校流动中小学生 572 名, 乌鲁木齐市本地中小学生 238 名。流动学生中, 男生 462 名, 女生 324 名。平均年龄为(13.02±1.47)岁。

1.2 工具

1.2.1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由杜建政等[9]翻译修订而成, 该量表采用 Likert 5 点评分, 即完全不同意记到完全同意分别计 1~5 分。量表共包含 10 个项目。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一致性信度为 0.78。

1.2.2 儿童抑郁量表 儿童抑郁量表由 Kovacs 于 1981 年编制, 由 27 个项目组成, 包括情感缺乏、负性情绪、低自尊、低效感、人际关系等 5 个分量表。每个项目计分分别为 0~2 分, 对应偶尔、总是、经常, 其中有 13 个项目为反向计分, 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程度越高。根据 Timbremont 等[10]的研究结果, 将得分≥19 分判定为抑郁症状。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一致性信度为 0.85。

1.2.3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本调查使用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是在 1986 年肖水源编制的原量表的基础上修订而成[11], 修订的条目为第 10 条即对于团体组织活动中结合维吾尔族宗教习惯, 加入了相关宗教组织这一类型。修订后的量表共由 10 个项目组成, 分为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 3 个维度。本研究中因调查对象为中小学生, 根据调研组专家讨论, 修改并删除了部分条目, 使其适合于维吾尔族中小学生的实际情况。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一致性信度为 0.76。

1.3 调查方法 调查者由经过培训的维吾尔族教师组成, 采用维吾尔语讲明调查的目的及要求, 调查采用现场调查、现场收回的方式进行。调查问卷均翻译为维吾尔语进行调查。

1.4 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 EpiData 3.0 软件进行双录入, 分析采用 SPSS 18.0 进行统计分析, 统计方法包括方差分析、t 检验 χ^2 检验等,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

【作者简介】 王伟国(1979-), 男, 新疆哈密人, 在读博士,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

DOI: 10.16835/j.cnki.1000-9817.2016.06.032

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性别及流动时间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得分比较　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男、女生除在客观支持维度上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外，其他各维度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LSD 多重比较显示，维吾尔族中小学生流动时间在>3 年的中小学生在社会支持、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上得分均高于流动时间≤3 年的 2 组流动中小学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0.01）。流动时间 1～3 年的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得分最低，与>3 年学生相比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 1。

表 1　不同性别不同流动时间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得分比较（$\bar{x}\pm s$）

性别与流动时间		人数	统计值	社会支持	主观支持	客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	核心自我评价
性别	男	462		35.28±6.63	18.11±3.38	9.43±2.94	7.72±2.21	3.65±0.65
	女	324		36.53±6.82	18.74±3.49	9.54±2.88	8.32±2.22	3.67±0.69
			t 值	−2.56	−2.52	−0.52	−3.74	−0.41
			P 值	0.04	0.04	0.51	0.00	0.70
流动时间/年	<1	168		33.66±6.71##	17.03±3.37##	8.92±2.85##	7.44±2.38##	3.58±0.79
	1～3	296		33.34±5.53##	17.62±3.18##	8.76±2.59##	7.21±2.09##	3.46±0.59##
	>3	322		36.43±6.56	18.59±3.42	9.68±2.85	8.15±2.16	3.71±0.66
			F 值	21.74	13.71	9.45	15.17	10.86
			P 值	0.00	0.00	0.00	0.00	0.00

注：与流动时间>3 年比较，##P<0.01。

2.2　不同特征维吾尔族中小学生抑郁情况比较　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男生抑郁得分（13.24±6.76）分高于女生（11.85±6.9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79$，P<0.01）。农民工子弟学校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的抑郁得分为（12.55±6.83）分，公立学校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的抑郁得分为（12.24±6.65）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73$，$P>0.05$）。流动时间 1～3 年的学生抑郁得分（14.06±6.73）高于<1 年和>3 年学生得分（13.12±7.34，12.15±6.69）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6.04$，P<0.01）。维吾尔族农民工子弟学校、公立学校、本地维吾尔族中小学生的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 21.85%（125/572），16.82%（36/214），13.03%（31/2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hi^2=11.89$，P<0.01）。

2.3　相关性及中介效应分析　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抑郁与社会支持、支持利用度及核心自我评价间均呈负相关，社会支持与核心自我评价均呈正相关（P 值均<0.05）。见表 2。

表 2　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抑郁社会支持和核心自我评价的相关系数（r 值，$n=786$）

变量	抑郁	社会支持	主观支持	客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
社会支持	−0.51				
主观支持	−0.48	0.86			
客观支持	−0.31	0.76	0.41		
支持利用度	−0.41	0.73	0.52	0.34	
核心自我评价	−0.56	0.46	0.43	0.28	0.36

注：P 值均<0.01。

采用 Amos 6.0 进行社会支持对抑郁的效应检验（社会支持作为潜变量，抑郁作为显变量），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对抑郁的路径系数为−0.65（P<0.01）；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后采用百分位 bootstrap 法对效应值的置信水平进行检验。社会支持通过核心自我评价对抑郁的间接效应为−0.18（P<0.01），社会支持对抑郁的直接效应为−0.47（P<0.01）。因此，核心自我评价在社会支持与抑郁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社会支持对抑郁的总的效应为[−0.47+0.55×(−0.34)]=−0.66，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28.46%。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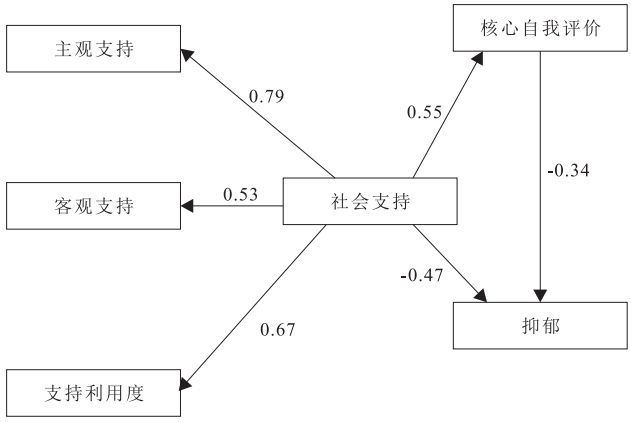

图 1　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不同因素间的中介模型

3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新疆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女生的抑郁得分较男生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尹星等[12-13]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与男、女生特有的性格特质及宣泄方式存在差异有关。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维吾尔族女生在生活和学习中得到周围朋友、同学、父母的关心高于男生，因此在受到心理挫折时能及时向周围亲人进行倾述，容易找到宣泄或倾述的对

象及途径;而维吾尔族男生更加注重自身的独立性,遇到问题时不愿与周围亲人进行倾述,长此以往,势必会导致与周围朋友、亲人交流较少,遇到困难时习惯自己解决,因此极易导致负性情绪的发生,对自身的心理健康带来负面影响。另外,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长期以来形成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影响较为深远。

不同流动时间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社会支持及核心自我评价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流动中小学生在城市的生活时间较短,社会支持体系尚未建立,与父母每天的交流时间较少,加之周围环境的陌生,极易导致自尊及自我评价水平较低。本研究中,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抑郁水平及检出率最高的为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流动中小学生,其次为公立学校的流动中小学生及本地中小学生,与蔺秀云等[14]的研究结果一致。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的流动学生一般家庭条件较差,父母从事的多为简单的体力劳动,文化水平一般较低,同时工作较忙,与孩子接触交流的时间较短;而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父母更加注重孩子的教育,因此造成公立学校流动中小学生抑郁水平及检出率较农民工子弟学校低。

社会支持与抑郁之间起着中介作用的是核心自我评价,占总效应的 28.46%。社会支持一方面可以直接影响流动中小学生的抑郁水平,另一方面社会支持可以通过影响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的人格特征,从而间接的影响抑郁水平。当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社会支持水平较高时,表明该流动中小学生拥有较多的精神和物质支持,人格的发展状况较好,抑郁水平则较低;反之,社会支持水平较低时,对自身及周围的控制能力较差,做出消极的反应,从而进一步加重个体的抑郁水平。

因此,今后在对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的心理干预过程中,除了在各方面给予流动中小学生广泛的社会支持以外,还应注意培养他们的健康人格[15]。一方面,作为流动中小学生的父母,应投入更多的时间与孩子多交流、多沟通,及时了解孩子的思想动态,做到及时关注并有效的予以处理解决[16-17]。另一方面,除了家庭父母因素外,作为流动中小学生的教师,更应发挥积极的引导和教育作用,积极疏导流动中小学生的心理问题,对流动中小学生出现的异常行为应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另外,流动中小学生家长应经常与学校教师进行沟通,及时了解孩子在校的表现,了解孩子的学习及心理状况,配合学校教师做好孩子的教育工作[18-19]。当然,除了家庭和学校因素影响流动中小学生的成长外,孩子生活的周围其他环境也应予以关注。总之流动中小学生作为当前的弱势群体之一,需要社会各界对他们的支持和关注,以保障这一弱势群体的健康发展。

4 参考文献

[1] 岑丽君.深圳市福田梅林辖区流动儿童保健管理现状与管理方式探讨[J].河南大学学报(医学版),2010,29(1):71-72.

[2] 吕利丹.从“留守儿童”到“新生代农民工”高中学龄农村留守儿童学业终止及影响研究[J].人口研究,2014,38(1):37-50.

[3] 韩煊,吴汉荣.深圳市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0,31(1):64-65.

[4] 袁立新.公立学校与民工子弟学校初中生流动儿童受歧视状况比较[J].中国学校卫生,2011,32(7): 856-857.

[5] 李承宗,周娓娓.流动儿童人格特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1,19(1) : 52-55.

[6] 侯舒艨,袁晓娇,刘杨,等.社会支持和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孤独感的影响: 一项追踪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1,29(4): 401-411.

[7] 王君,张洪波,胡海利,等.儿童抑郁量表信度和效度评价[J].现代预防医学,2010,27(9):1642-1645.

[8] JUDGE T A,EREZ A,BONO J E,et al.Are measures of self-esteem, neuroticism,locus of control,and generalized self-efficacy indicators of a common core construct [J].J Person Soc Psychol,2002,83(3) : 693-710.

[9] 杜建政,张翔,赵燕.核心自我评价的结构验证及其量表修订[J].心理研究,2012,5(3): 54-60.

[10] TIMBREMONT B,BRAET C,DREESSEN L.Assessing depression in-youth: relation between the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and a structured interview [J].Clin Child Adoles Psychol,2004,33(1): 149-157.

[11] 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量表评定手册:增订版[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127-131.

[12]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2004,36(5):614-620.

[13] 尹星,刘正奎.流动儿童抑郁症状的学校横断面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2013,27(11):864-867.

[14] 蔺秀云,方晓义,刘杨,等.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及其心理机制[J].心理学报,2009,24(10): 967-979.

[15] 黎建斌,聂衍刚.核心自我评价研究的反思与展望[J].心理科学进展,2010,31(12):1848-1857.

[16] 张文武,周东升,胡珍玉.宁波市中学生抑郁情绪现状及其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4,35(10):1503-1505.

[17] 刘洋,郭玉江.中学生体育锻炼与自我和谐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3,34(3):307-309.

[18] 黄莹,李燕,胡安艳,等.云南省中学生抑郁症状流行病学特征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1,32(2):241-242.

[19] 杨蘅.中小学体育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探讨[J].中国学校卫生,2011,32(1):101-102.

收稿日期:2016-01-13;**修回日期**:2016-04-01